



# 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流及其影响研究

刘伟江<sup>A</sup>, 丁一<sup>A</sup>, 杨雪<sup>B</sup>, 王晓峰<sup>B</sup>

(A. 吉林大学 商学院; B.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异方差 Probit 模型,对延边朝鲜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性别、年龄、社会资源、教育程度等对劳动力外流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流动概率高于男性且婚姻和孩子数影响不显著是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特点;生活水平低、朝鲜族自身特点和地理位置促成了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大量外流,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民族自身发展。

**【关键词】**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流;人口负增长;异方差 Probit 模型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4-129X.2014.01.010

**【文章编号】** 1004-129X(2014)01-0097-08

**【收稿日期】** 2013-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口迁移与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关系研究(13BRK023);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研究(2013B56);吉林省科技发展规划项目: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发展态势及对策研究(20120616)

**【作者简介】** 刘伟江(1967-),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

丁一(198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雪(1969-),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王晓峰(1967-),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 一、引言

近十几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人口一直保持了负增长的态势,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朝鲜族人口为736 991人,与1996年的朝鲜族人口854 510人相比,年平均下降0.98%,而且延边朝鲜族人口数占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952年自治州成立时的62%下降到32.45%,接近我国成立少数民族自治州的临界数值。人口负增长将不利于延边朝鲜族自身的发展、民族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当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从2009年起延边州政府已经出台包括鼓励生育二胎和发展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等政策,<sup>[1]</sup>并且已有一些学者指出长期人口外流和低生育水平是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造成劳动力大量外流和生育水平低的内在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本文根据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

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利用二元选择模型讨论延边地区劳动力外流特征和影响因素,从人口迁移理论和女性视角讨论延边地区经济状况、地理位置、民族特点对劳动力外流的影响。

## 二、文献回顾

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已有很多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著作《二元经济论》(中译本1989)中指出传统部门中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国家只有发展现代部门才能吸纳剩余劳动力。<sup>[2]</sup>1966年美国学者E.S. Lee提出了著名的“推-拉”理论,认为推力(促进人口流动的力量)与拉力(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共同作用影响人口迁移流动。<sup>[3]</sup>Todaro(1969)研究得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引起劳动力流动,并指出重视农村发展才能缓解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sup>[4]</sup>1991年Stark提出的新迁移经济学考虑了个人、家庭和环境因素对个体迁移的影响,认为在迁移决策过程中家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以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为目标来决定家庭成员是否外出或迁移。<sup>[5]</sup>

国内学者对于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大体上是基于国外理论的基础并结合我国国情而开展的。蔡昉(1995)认为,长期推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中国劳动力迁移的特殊动力,而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扩大的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也是促进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力。<sup>[6]</sup>赵耀辉(1997)对四川省的人口流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外出者多为未婚、年轻、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男性,同时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小,流动的概率也越大。<sup>[7]</sup>蔡昉(1997)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土地经营体制特征决定了农村人口外迁大多采取家庭决策、劳动力个人迁出的方式,由于同等劳动力素质的女性外出打工收入低于男性,按照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家庭收入最大化原则,女性外出频率大大低于男性。<sup>[8]</sup>蔡昉(2001)指出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意愿。<sup>[9]</sup>李培林(1996)研究了社会网络及社会地位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农民工找工作的途径、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大多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sup>[10]</sup>谭文兵、黄凌翔(2002)应用人口城市化的生态动力学研究人口迁移问题,他们强调城乡生态系统都存在一个比例适当的问题,人口过多会在生态系统内部产生对过剩人口的排斥力,从中国的人口情况来看,农村人口已经超出了农村生态系统的容纳量,而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态系统的压力相对减小,所以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必然会向城市转移。<sup>[11]</sup>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再分布也渐趋活跃。<sup>[12-13]</sup>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特点,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和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研究最多、影响最大的就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人口的流动。李春敏等人(2000)认为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近几年朝鲜族传统的居住方式已被打破,呈现出由聚居向散居发展的现象。<sup>[14]</sup>杨雪等(2011)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延边朝鲜族中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和农业户口的人更容易外出。<sup>[15]</sup>王化波等(2011)从朝鲜族人口学特征的角度指出育龄妇女对稳定朝鲜族人口有重要的作用。<sup>[16]</sup>林明鲜等(2006)指出一些延边朝鲜族人将涉外婚姻作为谋求经济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手段。<sup>[17]</sup>郑信哲(2001)的研究表明保持一定数量的人口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说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若要保持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就必须确保少数民族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口,维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加强民族成员之间的连带性。<sup>[18]</sup>朴胜镇(2013)认为人口流动导致农村朝鲜族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朝鲜族农村学龄儿童减少、民族教育面临困境。<sup>[19]</sup>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视角看,朝鲜族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和朝鲜族重视教育的民族人口教育观念。研究表明延边州人口负增长态势严重制约着延边朝鲜族



及延边州的可持续发展。

### 三、数据、变量和研究假设

#### 1. 数据来源和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部分省市的三类地区开展的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三类地区是指生态脆弱、陆地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包括家庭问卷、社区问卷、乡级问卷和县级问卷,内容包括家庭及其成员经济、教育、日常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

本文使用的是延边朝鲜族家庭抽样问卷数据,数据的采集地是新化、沙坨子、春兴、小营、合成等地,这些地区既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又处于陆地边境地区。依据国家现行制度规定的劳动力年龄的界限,本研究样本选取条件为:朝鲜族男性 16~59 岁,女性 16~54 岁的调查数据。删除回答信息缺失的案例后,分析样本有 1 400 个家庭,共 3 167 人,其中男性 1 884 人,女性 1 283 人。

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1)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出比例高。3 167 名劳动力中,外流人员达到 1 574 人,占 49.70%。(2)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初中及以下。在全部样本中,初中或以下学历占 70.79%,高中学历占 24.41%,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4.8%;女性劳动力样本中初中或以下学历占 69.13%,高中学历占 25.96%,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4.91%;男性劳动力样本中初中或以下学历占 71.92%,高中学历占 23.36%,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4.72%。(3)中青年是外流劳动力的主体。25~45 岁的人员占外流劳动力的比例高达 53.17%。(4)劳动力外出目的地多为韩国。1 574 个外出劳动力中流入韩国的有 995 人,占外出总人数的 63.21%。(5)有劳动力外流的家庭为 694 个,占总数的 49.57%。

上述描述性特征虽然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但是由于劳动力外流概率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的,需要了解哪些因素对外流有明显影响,也需要讨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一因素的变化对外流概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二元选择模型进行量化分析。

#### 2. 变量

研究中的因变量“是否外出流动”是一个二元变量,外出流动为 1,否则为 0。自变量的选择以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为依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见表 1):

表 1 变量英文名称和释义

变量	释 义	变量	释 义
age	年龄	perarea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age2	年龄平方	old	家庭中老人数
marry	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	child	家庭中孩子数量
edu1-4	教育程度。分为 5 个档次,未上学:所有 edui=0,小学:edu1=1,其他 edui=0,初中:edu2=1,其他 edui=0,高中:edu3=1,其他 edui=0,大专及以上学历:edu4=1,其他 edui=0	outratev	社区(村)外出劳动力比例
sex	性别。男性=1,女性=0	mig	是否外出流动(因变量)。外出流动为 1,否则为 0

(1)个人因素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为与个人相关的主要因素变量。其中,对于年龄这一项还要考虑年龄的平方对个体外出的影响。因为,通常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外出的

概率增大,而在年龄到达一定程度后,个体外出的意愿则会下降,年龄对外出的正效应逐渐减弱最后变为负效应,所以引入年龄的平方项进行验证。

(2)家庭因素变量:包括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家庭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数,家庭中16岁以下的孩子数量(不含16岁)。

(3)环境因素变量:用社区(村)中外出劳动力所占比例做代表。

### 3. 研究假设

根据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提出如下假设:(1)性别假设:按惯例假设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外出流动。(2)年龄假设:与年龄小者相比,年龄大者更易外出。因为考虑到年龄越大能力越强,经验越多,外出收入越高。但年龄的正效应存在一个上限,当年龄超过一定值时,则不利于外出。因为当年龄过大时劳动者的体力下降,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不但其个人外出的意愿会下降,家庭在做决策时决定其外出的概率也较小。(3)学历假设: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越高,外出的概率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个人能力越强,就业机会越大,所以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流动概率就越大。(4)婚姻状况假设:没有配偶的个体要比有配偶的个体更容易外出。(5)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假设: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越大则个体外出概率越小。因为人均住房面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庭在当地的生活水平,所以如果人均住房面积越大,则家庭农业收入可能越多,个体外出的意愿越弱。(6)家庭中老人人数假设:家庭中60岁以上老人越多则个体外出概率减少。这是因为照顾年老父母生活等的需要而降低了其流动概率。(7)家庭中孩子数假设:家庭中孩子数越多,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出流动性就越低,因为这些子女需要照顾,通常女性承担家务更多。(8)社区(村)里劳动力外出比例假设:社区(村)里劳动力外出比例越高,劳动力流动概率越高,因为对于劳动力的自发流动主要是通过亲友介绍成行。

## 四、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影响因素分析

### 1. 模型选择

劳动力外出流动问题的因变量“是否外出流动”是一个二元变量,应当采用二元选择模型来进行分析。现有我国人口流动研究的相关文献中使用的二元计量方法多为同方差假设下的Logit或Probit模型。<sup>[20-21]</sup>但如果数据存在异方差,同方差Logit或Probit模型不能保证自变量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是正确的,通常所用的假设检验已经不再可靠,它有可能引起显著性检验失效,从而降低了预测精度,<sup>[22]</sup>因此对具有异方差的数据,不能用Probit或Logit模型,而应当用异方差Probit模型或异方差Logit模型。<sup>[23-24]</sup>本文在对数据进行异方差检验后,发现性别和婚姻项存在异方差,故采用异方差Probit模型来进行分析。

### 2. 结果分析

异方差Probit模型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因素对外流概率的影响程度:第一,常数项(即截距)有显著影响且其系数为负值。这说明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人们愿意选择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不愿意流动到其他陌生的环境,如果发生流动就一定是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按照Todaro(1969)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引起劳动力流动的观点,延边朝鲜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水平低是该地区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原因。尽管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多处于初中及以下水平,但他们在韩国或国内其他经

济较发达地区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仍可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收益。延边地区劳动力外流也和延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延边地区既是少数民族地区又是边境地区,一方面从延边去韩国非常方便,另一方面延边朝鲜族和韩国人是同一民族,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底蕴等都一样,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亲友在韩国,他们流向经济发达的韩国的流动成本等大为降低,这就造成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大量流向韩国。据有关报道显示,到 2011 年 5 月底滞留在韩国的中国朝鲜族达 45.2 万,已加入韩国籍的有 7.5 万,其中来自延边的朝鲜族人占绝大多数。<sup>[25]</sup>

第二,性别项也有显著影响且其系数为负值。这表明相对于朝鲜族男性来说,朝鲜族女性的流动性更强,这与一般规律不符。这是由朝鲜族民族特点决定的,朝鲜族重要特点就是女性吃苦耐劳。随着社会的进步,朝鲜族“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和妇女“贤妻良母”型的价值观逐渐淡漠,尽管朝鲜族人口中受教育的平均年限高于其他民族,但受教育程度仍是以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为主,因而并未改变朝鲜族男性吃苦耐劳精神远不如女性的特点,这使得女性更易适应外部环境找到合适的工作,导致女性外流概率远大于男性。外出的单身朝鲜族女性流入韩国,并不排除有部分单身朝鲜族女性通过嫁给韩国男性的方式来实现到韩国生活的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女性更易外出。韩国是男多女少的国家,很多韩国人娶外国人为妻,据 2008 年 1 月 23 日南都周刊报道,在 2004 年的 25 594 件跨国婚姻中,迎娶中国朝鲜族女孩的占 72%,在韩国国际婚姻中占第一位。<sup>[26]</sup>

第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因素,高中学历有较显著影响,但初中以下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与初中及以下水平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多数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有关;年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项、社区(村)外出劳动力比例都有显著影响,这都与假设相符;老人数项也显著但系数为正值,这与假设不符;婚姻项和孩子数量项的影响都不显著,这些将在第五部分进行具体讨论。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延边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朝鲜族民族特点和延边地区的地理位置促成了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大量外流,这些人常年在外又造成了人口出生率降低,这些特点也是导致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 五、女性视角下民族特点对劳动力外流的影响

前面已经定性地讨论了朝鲜族民族特点对劳动力外流的影响,下面将利用表 3 所示的边际效应(所有自变量均取平均值)和表 4 所示的女性视角下的边际效应(除性别全为女性外其他自变量取平均值)做进一步的定量分析。

预测的劳动力外流概率高达 0.4887,与描述性结果 0.4970 符合很好。同时由表 3 可以看出女性

表 2 异方差 Probit 模型拟合结果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显著水平
mig	sex	-0.163	0.058	0.005
	age	0.218	0.032	0.000
	age2	-0.003	0.000	0.000
	marry	0.010	0.067	0.883
	edu1	-0.060	0.379	0.875
	edu2	0.503	0.360	0.163
	edu3	0.621	0.365	0.089
	edu4	1.009	0.380	0.008
	perarea	-0.005	0.002	0.002
	old	0.159	0.037	0.000
	child	-0.083	0.057	0.146
	outratev	2.615	0.421	0.000
Lnsigma2	Sex	-0.257	0.127	0.044
	Marry	0.438	0.111	0.000

劳动力外出概率比男性高6.0%。考虑到女性对人口出生率有更大影响,下面将结合女性条件下的边际效应做进一步讨论。

女性劳动力外流概率高达52.1%,实际上1 283个女性劳动力中外流688人,外流比例为53.6%,预测结果和实际相比符合很好,相对误差只有2.7%。此外由表3和表4可以看出:

第一,婚姻对朝鲜族女性外流概率的影响很不显著,该影响只是减少0.6%,这些正是朝鲜族民族特点的反映。婚姻对朝鲜族女性外流影响很小的结论和延边州发展计划委员会社会处“关于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调查报告”一致:“许多女性为了达到脱贫的目的,即使已经结婚仍要外出,而已婚女性中有的挣到钱后逐渐适应了国外或国内城市生活,不愿回家,时间一长,夫妻感情也淡薄了,导致离婚,甚至离不成也离家出走不回来,形成了已婚单亲家庭,这些家庭有的只生育一胎,或根本就没有生育”。<sup>[27]</sup>

第二,表4显示孩子数量对朝鲜族女性外流概率的影响也不是显著因素,增加一个孩子外出概

率只减少2.6%,这比表3中给出的结果小0.5%(比对男性外流概率的影响更小),很多女性即使有孩子为了生存和发展仍要外出打工,这也符合上述调查报告的观点。

第三,年龄是显著影响的因素,由表3数据计算出的外出概率峰值的年龄是40岁,表明40岁之前随年龄增长外流概率增加,达到40岁之后随年龄增加外流概率逐渐减小。40岁是劳动力外流概率的峰值,这和描述性分析中25~45岁外流人员比例高达53.17%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些人群体力强壮又有一定社会经验,获得工作机会多,应当是外出劳动力的主流。

第四,由表4可见所在社区(村)的外出劳动力比例也有显著影响因素,并且每提高1%,女性劳动力外出的概率就增加82.4%,说明社会资源对朝鲜族女性劳动力外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乡和亲友介绍的作用明显,比表3中的结果小13.7%,也表明朝鲜族女性活动能力和适应能力比男性更强,符合朝鲜族民族特点。

第五,表4显示家里人均住房面积是显著影响因素,人均住房面积每增加1平方米,女性劳动力外出概率就降低0.2个百分点,这个值与表3中给出的劳动力外出概率相同,表明这个条件对朝鲜族女性劳动力外流没有特别影响。

第六,大专及以上学历对女性劳动力外流有显著影响,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外流概率

表3 边际效应

自变量	边际效应	标准误差	显著水平
sex	-0.060	0.019	0.002
age	0.080	0.007	0.000
age2	-0.001	0.000	0.000
marry	0.009	0.025	0.723
edu1	-0.022	0.139	0.875
edu2	0.182	0.126	0.148
edu3	0.224	0.124	0.071
edu4	0.333	0.096	0.001
perarea	-0.002	0.001	0.002
old	0.058	0.013	0.000
child	-0.031	0.021	0.139
outratev	0.961	0.123	0.000

表4 女性视角下的边际效应

自变量	边际效应	标准误差	显著水平
sex	-0.060	0.0193	0.002
age	0.069	0.010	0.000
age2	-0.001	0.000	0.000
marry	-0.006	0.023	0.789
edu1	-0.019	0.120	0.875
edu2	0.158	0.111	0.154
edu3	0.191	0.107	0.073
edu4	0.286	0.087	0.001
perarea	-0.002	0.001	0.002
old	0.050	0.012	0.000
child	-0.026	0.018	0.151
outratev	0.824	0.133	0.000



提升28.6%，这可以解释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知识面宽、掌握技术能力强，容易找到具有相对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具有高中文化的女性外出概率有19.1%的提升，是有较显著影响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比较表3和表4可见教育水平对女性的影响明显减小，表明朝鲜族女性即使文化程度较低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第七，家庭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越多劳动力外流概率越大，这与原假设不符。老人数增加一个，女性外出概率增加5.0%。这个事实说明在这个调查样本数据中，老年人大多数都可以承担部分家务，减少了劳动力外流时的牵挂，有助于劳动力外流。

从上述定量分析可见朝鲜族女性吃苦耐劳的特点使朝鲜族女性劳动力外流概率高于男性，婚姻和小孩数对劳动力外流的影响不明显，周围环境、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外出概率虽有显著影响但相对男性影响偏小，从而更具体表明朝鲜族民族特点对女性劳动力外流具有重要影响。

## 六、结论

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异方差Probit模型，对延边朝鲜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朝鲜族女性劳动力流动概率高于男性，婚姻和小孩数对外出影响小是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特点。

按照Todaro收益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的观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经济相对落后是朝鲜族劳动力流向韩国和国内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根本原因。同时，延边朝鲜族与韩国人同属一个民族以及延边地区到韩国很方便的地理位置减少了流向经济发达的韩国的流动成本。朝鲜族女性吃苦耐劳的民族特点决定了朝鲜族劳动力女性外流比例高于男性，婚姻和孩子数量对延边朝鲜族的人口流动影响很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大量外流造成人口减少，再加上流动人口生育率远低于非流动人口，从而引起出生率下降，久而久之势必导致人口负增长，既影响朝鲜族自身发展，也不利于延边地区经济的提升。

## 【参考文献】

- [1] 延边州探索解决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问题的对策途径[Z/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7757f0100f835.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7757f0100f835.html).
- [2] 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 [3] E.S.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1966,(1):47-57.
- [4] M. P.Todaro.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 59(1):138-148.
- [5] Oded Stark. The Migration of Labor[M]. Cambridge 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6] 蔡昉.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 中国人口科学,1995,(6):8-16.
- [7] 赵耀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研究[J]. 经济研究,1997,(2):37-42.
- [8] 蔡昉. 迁移决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J]. 人口研究,1997,21(1):7-12.
- [9] 蔡昉. 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 社会学研究,2001,(4):44-51.
- [10] 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 社会学研究,1996,(4):42-52.
- [11] 谭文兵,黄凌翔. 农村人口城市迁移的动力机制[J]. 城市问题,2002,(2):14-16.
- [12] 张善余,曾明星.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式[J]. 民族研究,2005,(1):17-25.

- [13] 刘聪芬,仲伟周,刘瑞清,张瑞荣.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空间统计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11):87-93.
- [14] 李春敏,薛宝生,黄桂兰,王亚东.论朝鲜族人口的可持续发展[J].人口学刊,2000,(4):39-42.
- [15] Yang Xue, Wang Xiao-feng, Liu Wei-jiang. Outflows of Chinese Koreans in Yanbian Prefecture[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011, 20(3-4):503-515.
- [16] 王化波,王鑫.延边朝鲜族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1,(2):69-74.
- [17] 林明鲜,申顺芬.婚姻行为中的资源与交换——以延边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为例[J].人口研究,2006,30(3):50-55.
- [18] 郑信哲.略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J].满族研究,2001,(1):3-12.
- [19] 朴胜镇.中韩建交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影响[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2):35-39.
- [20] 王智强,刘超.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1,(1):56-61.
- [21] 程明望,史清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个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10,(7):49-54.
- [22]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23] 周广肃,梁荣,田金荣.Stata 统计分析及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 [24] Richard Williams. Using Heterogeneous Choice Model[J].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09, (37):531-559.
- [25] 中国朝鲜族滞留韩国破50万的启示[N].朝鲜日报,2011-07-06.
- [26] 韩亚福.韩国光棍“抢”走了中国的朝鲜族女性[N].南都周刊,2008-01-23.
- [27] 延边州发展计划委员会社会处.关于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问题的调查报告[R/OL]. <http://tieba.baidu.com/p1151741240>.

[责任编辑 韩淞宇]

## A Study on Labor Outflow in Yanbian Koreans and Its Influence

LIU Wei-jiang<sup>A</sup>, DING Yi<sup>A</sup>, YANG Xue<sup>B</sup>, WANG Xiao-feng<sup>B</sup>

(A. Business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 B.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data concerning the migrants and impact factors in the “three types regions”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to analyze of the cross border outflow’s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gender, age, social resources, education leve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abor flow, marry status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on’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abor flow,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ethnics labor flow are the outflow rate of femal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Low life level, Korean ethnics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reason of most population outflow and it may lead to Yanbian Korean ethnics population negative growth.

**Key Words:** Yanbian Prefecture, Yanbian Koreans, labor outflow, population negative growth, Heteroskedastic probit model